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第卅八篇 牛角的故事（續完）

惹琮證果似稼禾，有時好兮有時惡，
應捨放逸兮布衣行！你我父子若相等，
廣大寬敞甚舒適！若於微妙因緣法，
享用宮屋之舒適！子兮！吾今呼喚汝，
爲子之道應如是。我乃年邁衰殘人，
惹琮青年身健壯，曾往印度遊學去，
如今已爲大貴人，應住廣大舒適屋，
是故吾子惹琮巴，應入牛角內室居！

時好時惡不穩固，應趨堅中兮善思維！
何不速入此牛角？牛角內藏大宮室，
此心隨意得自在，則能進入此牛角，
速入此屋伴老父，父喚子歸子應歸，
生平從未到印度，身微路險未遠遊。
參訪衆多成就者，依止博學善知識；
乾枯廢棄此牛角，何能增長我法執？

惹琮巴想道：「看樣子，裏面地方很大，容得下我是應無問題。」想著就嘗試著鑽進去，努力鑽了半天連頭或手都進不去。惹琮巴想道：「尊者的誅法也許靈也許不靈，但他的降雹本領⑦却是真的！」一面這樣打妄想，一面以顫抖的聲音用嘴對著牛角口唱道：

「上師尊者祈垂聽，汝子惹琮金剛稱，見行修果及覺受，
或緩或急各不同，皆離貶獎任置之；無論布衣乾或濕，
父子平等或不等，子皆祈禱我慈父。」

或高或低或明暗，
子皆祈禱我師尊，

尊者聽了惹琮巴的祈求後就從牛角中出來，向天空作了一個手勢，風立刻就平息了，雲霾也散開了。太陽出來照得大地暖融融的，惹琮巴的布衣一會兒就晒乾了。二人在地上坐了片刻，尊者說道：「也許（剛才的風暴）是由我的誅法咒術所引起。但是我（一開始）就知道你的印度之行原是不必要的。因爲我覺得大手印及那諾六法已經足夠我的需要，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打算去印度。你這次去印度求得所欲的法訣非常之好。」

惹琮巴說道：「師傅啊！我現在真是饑寒交迫，我們到那邊牛毛帳幕處去討一點食物來吃吧。」
尊者說道：「但是現在不是乞食的時候呀。」

惹琮巴說：「可是我現在肚子實在餓了，無論如何也去討點飯來吃吧。」
尊者說道：「既然如此就去吧！按照習俗和因緣，我們應該到前面的第一家那個大帳蓬去乞食才對。」

惹琮巴却說道：「行平等乞食要不畏富，不傲貧，所以我們應該到那最後一家小帳蓬處去乞食。」於是二人就走到那座黃色的小帳蓬門口，向內招呼作乞食的要求。裏面走出來一個面貌猙獰的老太婆說道：「好的瑜伽行者能夠無分晝夜的安貧如常；這類人，我們就是拿東西去供養也不會受納的。像你們這些貪嘴的人，（吃了）自己的那一份嫌不夠，還要到別人那裏去打主意！我家中的食物已經在今天早晨布施光了。你們最好到別家去要吧。」老太婆惡狠狠的說了這些不客氣的話以後就進裏面去了。

尊者說道：「今天看樣子是沒得吃的了，太陽也快下山了，不如找個地方早點睡覺吧。」於是二人就在帳篷的對面安睡下來。到了中夜時分，聽見帳篷裏面有家人喧鬧的聲音，到了後半夜鬧聲漸息。次日清晨太陽出來時尊者說道：「惹琮巴，你到對面那所小帳篷裏面去看一看。」惹琮巴依囑進入帳篷後一看，說道：「裏面除了昨夜那個吝嗇的老太婆（的屍身）外，什麼都沒有哇！」

尊者道：「既然如此，我想：在帳篷裏面的地下某處，大概會藏有吃的和用的東西吧。」原來這個地區正在鬧瘟疫，這個老太婆的大限也已經到來，竟在潑口惡語之後悄悄的死去了。她的財物所有都被附近的牛場娃拿得精光，只剩下一小口袋的黃油，乾酪和熟麥粉，以及一銅匙的酸乳酪。

尊者見了說道：「惹琮巴呀！一切諸法都是這樣的。昨晚這個老太婆還那樣的珍惜她的財物，今晨晨却什麼也沒有了。我倆就是目覩此事的見證人⑧，所以人應該向乞食者布施才對啊！」於是師徒二人就把老太婆剩下的一點食物作供品，爲她作了一個會供。然後惹琮巴就把會供所剩餘的殘食包好揹在肩上準備起程。但是尊者說道：「惹琮巴啊！要吃死人的食物就應該替死人消災。世上有一句俗話說：『年青人要作事和生產，老年人應該消費和享受。』所以現在你應該背起這老太婆的屍首，我在前面爲你帶路。」

惹琮巴害怕會被死屍的汚障所染，滿心不情願的背起老太婆的屍首，由尊者在前面領路來到一處沼澤地。尊者說道：「就把死屍放在此處吧。」（惹琮巴就把死屍放在地上），尊者將拐杖插在女屍的心間說道：「惹琮巴啊！一切衆生都會像這樣的死去。可是人們却根本忘却了『死之來臨』！所以多半自絕學佛之因緣。我們二人也應該時常深加警惕才對。」於是就向惹琮巴唱了下面這首無常幻化六種譬喻歌：

「噫嘻上師恩，深浩難思議！無常銘心骨，心自向佛法，一切之所行，自然與法合。人若常念死，必克懈怠魔。無常難預測，死期難自知，昨夜老婆子，今已成屍骨。吾子惹琮巴，勿做勿頑強，虛心凝神聽，老父之教言：

我觀外境時，見一切諸法，無常不暫住，恍如昨夜夢。
念一切如夢，悲感心難安。惹琮應深思，斷惑求解脫！
思兮懷正道，想兮念佛法！吁嗟此肉身，貪樂欲難填！
縱然滿其願，終爲苦惱因。此身臭皮囊，內貯象穢物，
子兮莫自傲，思維此歌義！細觀此身時，知爲無常法，
如乾達婆城，虛幻無有實。念此心畏懼，悲感意難安！
惹琮應深思，斷惑⑨求解脫！思兮懷正道，想兮念佛法！
人若懷惡心，必難得安樂，心亂念頭多，是爲悔惱因，
性情若暴惡，自惱自尋苦。是故子惹琮，應息諸妄念！
捨却象貪欲，思維此歌義！內觀此心時，知爲無常法，
須臾不暫停，如彼林中雀，念此意難安，一心向佛法。
惹琮應決志，常年依山住，思兮懷正道！想兮念佛法！
還觀此呼吸，命息如懸絲，不應起貪著。吾子惹琮巴，善思此歌義！
故於今生事，內觀此動息，感嘆意難釋，晨霧速消亡，
念此我心悲，思兮懷正道！想兮念佛法！性惡之親友，伴之必招損，
到處興是非，吾子惹琮巴，希求莫太奢！諦聽並思維，此歌之義理。
我觀衆親侶，雖聚終必散，無有真實義，念此我心悲，感嘆意難釋。
吾子惹琮巴，自己積財，應捨親友執。思兮懷正道！想兮念佛法！
吾子惹琮巴，慳吝所積財，終隨他人去，三有輪迴道，業性本如是，
吾子惹琮巴，冷眼觀財物，辛勤之所聚，無常不可恃，此歌之義理！
艱辛所聚物，艱辛所聚物，終爲他人享，念此我心悲，感嘆意難釋。
惹琮應努力，開啓自心藏！思兮懷正道！想兮念佛法！

歌畢，二人將老嫗之屍骨埋葬妥貼，並超度其神識入於法界，將剩下尚能食用之食物帶在身上，向百則之杜遠聰行去。

這是「牛角的故事」的第二章。

尊者父子在百則暫住的時候，惹琮巴心中出現了許多覺受，在非常歡喜的心情中，他心中湧出種種的念頭來。尊者立即覺察到了，隨後就問他道：「你發生了些什麼樣的覺受呀？」惹琮巴以歌答道：

「當我依師共住時，自覺身如極利刃，能斷內外諸惑障，念此不禁心快樂！象人群中坐時，自覺身如燦爛燈，能釋口訣極明了，念此不覺心快樂！雪山頂尖冥坐時，自覺身如白獅子，力能降服一切象，念此不禁心快樂！紅崖山畔靜坐時，自覺身如大鵬鳥，無懼浩海之波濤，念此不覺心快樂！漫遊山川諸國時，自覺身似小老虎，於所觸境無貪戀，思此不禁心快樂！親友眷屬集會中，自覺身似白蓮花，世間污穢不能染，思此不禁心快樂！身處塵囂人稠時，却似一粒水銀珠，凡所觸處無滯礙，思此不禁心快樂！具信徒眾共住時，自覺我是小密勒，隨意能唱口訣歌，思此不禁心快樂！能獲此樂上師恩，心離整治即佛陀！」

尊者聽後說道：「如果這些覺受不與我慢相雜，那就是得到上師的加持了，頗為難得，可以說是很好的。但是這些覺受却需要如此的「見」才能（合乎正道）；這些「見」看樣子你好像還沒有得到。聽我歌曰：

「心底深處起悲時，我見三界諸象生，如處火宅洪爐中。耳傳能詮之口訣，心底深處受納時，如鹽溶水成一味。智慧於內開顯時，是非疑惑（頓時斷），根本後得夢醒覺。深觀產生大樂時，所顯諸法自解脫，如水蒸氣消太空。契入所觀體性時，實相明體智慧現，如彼無雲大晴空。動心清濁已分時，本來明體智慧現，明朗如淨水銀鏡。賴耶融入法身時，投生取有^⑩此蘊聚，如足踏蛋立粉碎！執著之繩切斷時，各種次第之中陰，如蛇伸直解盤結。解脫取捨諸行時，此心離作安然住，如彼雄獅三力圓。顯明、空明、智慧明，與此三明相伴時，如日光耀無雲空；此時境、識、各自分，如分馬群與牛（羊）；心與蘊聚繫繩斷！

我已利用人身寶，瑜伽行道事已畢。汝亦有此覺受耶？惹琮巴聽了此歌後，心意改正了許多。此時天已大亮。尊者說道：「現在讓我們父子二人到拉息或笛色雪山，那些無人跡的地方去修行吧。」惹琮巴說道：「我現在身心已疲勞欲死，亟需到一個離城鎮不遠的寺廟中去休息幾天，才能恢復疲勞，現在這個樣子怎麼能夠去旅行或修持呢？」

尊者說道：「一個人如果從心底深處想去修法，他像這樣去修持也就夠了。於是就唱了下面這首「八種滿足歌」：

「以身為寺亦足矣，身要^⑪即是佛宮殿！自心上師亦足矣，決信即是最勝士！外所顯現一切境，即是佛陀之經典，知境即經亦足矣。眾顯皆為解脫喻！三昧為食亦足矣，禪定能獲佛加持^⑫。拙火為衣亦足矣，暖樂即是空行衣！斬斷親緣亦足矣，獨居即是天尊！遠避仇敵亦足矣，仇敵無非路客耳！內外一切諸障礙，修觀空性皆能除，深觀空性亦足矣，種種幻變皆心現！修行正道應如是，違此即是入歧途。我已年邁死期近，無暇與汝作空談，汝乃青年身健壯，難納忠告與益言；傲慢貪著入邪故，直言規諫成膾語。若願修行隨我來，不願隨汝自意去！」

唱畢，尊者就起身準備離去。惹琮巴立即拉著尊者的衣服，唱了下面這首「八種不足曲」來回答尊者：

「以身為寺雖然可，仍需床榻臥此身，風雨無情襲一切，僅持此身不能足！自心上師雖殊勝，仍需上師示此心，祈禱必需有皈境，僅依自心仍不足！顯境雖能作經典，惑疑障難終難免，釋疑必需依聖典，無經可依豈能足？三昧為食雖然可，滋養此身需食物，幻身亦需食維持，不依食物豈能足？拙火為衣雖然可，遮身衣褲亦必需，凡入孰不畏羞耻，赤裸無衣豈能足？遮身衣褲亦必需，途中難免遇惡人，曠怨隨時皆可至，斬斷親緣雖甚善，觀空除障雖甚善，大力惡鬼心怨毒，一味迴避豈能足？除障仍需他方便^⑬！我今順利來師前，鬼魔我執難降故，

（下轉第41頁）

捐款鳴謝

吳汝鈞夫人.....	港幣	100.00元
樂吟觀居士.....	港幣	100.00元
印順法師.....	港幣	150.00元
曉雲法師.....	港幣	60.00元
張澄基居士.....	港幣	150.00元
妙法寺.....	港幣	5,708.20元
總計.....	港幣	6,268.20元

九十三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6,268.2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248.00元
總計.....	港幣	6,516.2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3,807.50元
稿費.....	港幣	1,245.00元
郵費.....	港幣	863.70元
什費.....	港幣	600.00元
總計.....	港幣	6,516.2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至於追溯前生，在美國並不祇是溫巴博士一人，不過她是最出名的，而且她從事的是非牟利的研究，與眾不同。其他就有很多亦刊登廣告「催眠追溯前生」的人，其中不少是牟利的江湖花樣。甚至有人出售「追溯前生的催眠聲帶」，一卷賣它兩三百美元，說是你買了，在家中放錄音，你就可以追溯前生了，好好的一種研究，竟被某些人利用作為牟利工具，真是可歎！不過也就可見「前生」與「再世」及「輪迴」之說，已經普遍到了什麼程度了，若非普及接受。那些牟利之徒又怎會打主意呢？

那些商業的「催眠錄音帶」，其實是一條「疲勞轟炸」式的審問帶，不斷問你：「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做什麼？身在何處？」

給問得多了，你就不由自主地胡亂回答了，這些當然不是正經的方法，溫巴博士說的並非這種拷問方法，不過，我也無從知道她的研究所用的是什麼方法。

至於那些好萊塢大明星們，也有不少自稱是知道前生是何許人的，這也似乎成了一時的風尚。明星們講的話，難免有些宣傳作用，我也不去多提他們了。

扯了這麼多，到底也不能證明什麼，只不過是供給你參考罷了。我所提的事實，相信佛教的出家人和居士也必會有所聞，亦必能給予正確的解釋的，我懂得佛理太少，無能力予以作更多的分析了。

如要列舉我所接觸的類似資料，那真是太多了，不勝枚舉。我只是舉出一兩件，來說明西方社會今日的觀念的一些傾向。從這些例子看來，佛教講的因果、再世、輪迴。都是可信的宇宙自然法則之一，而非迷信。至少在西方的科學人士，有很多已經客觀地予以研究了。

（上接第23頁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師往何處我亦往， 侍師時時皆快樂， 願侍吾師常相隨。

惟祈慈悲開許我， 暫住村鎮得蘇息。」

尊者說道：「如果你有堅定的信念，你就可以像我一樣的行持，適才所講的『自足之道』；如果沒有信念，就會像你一樣覺得總嫌不夠似的。你如果決心不願到那無人的山中去修行，我們就暫時先到博拓去說法吧！」於是師徒二人就向紅崖博拓地區行去。

這是「牛角的故事」的最後一章。

附註：

⑦ 惹琮巴此時心中很不滿意尊者，對尊者所示現之「大小無碍」之境與神通，全不在意。盡望壞處去想，因而聯想到適才晴空中，忽然烏雲齊集，降下冰雹來，這一定是尊者用了昔日所學之「降雹法」的原故，見密勒傳。

⑧ 或譯為：「昨天（她）所珍惜的這些東西，今晨却都遺留給我倆了！」

⑨ 原文直譯應為反問句：「惹琮巴，難道你還不願斷惑嗎？」

⑩ 此句之「有」乃三有之有，或三界之有。

⑪ 身要——是指修持禪觀身體打坐時之各種姿態及要道也，如大日如來七支坐法，及馬爾巴之坐姿五要訣等，皆屬「身要」也。

⑫ 此句意晦，直譯應為「止者天之父降也」（？）

⑬ 此句及上述數句皆為意譯及申譯。直譯最後一句則應為「是故仍有不足也！」但如此譯則不易了解矣。